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3.002

算法推荐下青年信息茧房的认知影响与破解路径

蒋楠¹, 钟文浩¹

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算法推荐已经成为青年接触网络信息的重要方式。平台通过用户点击、停留、点赞、评论、搜索和关注等行为持续识别兴趣偏好,并据此进行个性化内容分发,在降低信息筛选成本的同时,也可能使青年长期处于相似观点、相近情绪和同类内容构成的信息环境之中。信息茧房并非算法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平台推荐机制、用户选择偏好、圈层交往方式和商业流量逻辑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青年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容易出现信息来源单一、既有认知强化、复杂问题简单化、情绪判断替代理性判断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但个性化推荐本身并不必然造成认知封闭,其影响取决于信息多样性、用户主动性和平台机制。破解青年信息茧房不能简单取消算法推荐,而应在保留信息匹配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异质信息进入推荐系统的机会,增强青年主动搜索、交叉验证和反思自身偏好的能力,同时通过平台责任、公共内容供给、线下社会交往等方式扩大青年接触不同观点和真实社会经验的空间,使算法由持续迎合既有偏好转向支持更加开放的认知形成。

关键词: 算法推荐; 青年群体; 信息茧房; 认知影响; 媒介素养

Cognitiv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Cocoons on Youth under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nd Strategies for Breaking Them

JIANG Nan¹, ZHONG Wen-hao¹

1.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ZHONG Wen-hao

Abstract: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access online information. By continuously identifying users'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through behaviors such as clicking, viewing duration, liking, commenting, searching, and following, platforms provide personalized content distribution. While this reduces the cost of information screening, it may also keep young users within 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omposed of similar viewpoints, emotions, and types of content for prolonged periods. Information cocoons are not caused by algorithms alone, but gradually emerge through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platform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users' selective preferences, circle-base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raffic-oriented commercial logic. Prolonged exposure to relatively clos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may lead to limited information sources, reinforcement of existing cognition, oversimplification of complex issues, the replacement of rational judgment by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a reduced ability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However,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does not inevitably result in cognitive closure, as its effects depend on information diversity, user initiative, and platform mechanisms. Breaking youth information cocoons should not rely on simply abandon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nstead, while retaining the efficiency of

引用格式: 蒋楠, 钟文浩. 算法推荐下青年信息茧房的认知影响与破解路径[J]. 东亚社会发展研究, 2026, 2(3): 11-17.

information matching, platforms should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to enter recommendation systems. Young user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ir abilities to search actively, verify information across multiple sources, and reflect on their own pre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public information provision, and offline social intera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xpand young people's exposure to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real social experiences, so that algorithms can shift from continuously reinforcing existing preferences toward supporting more open form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youth; information cocoon; cognitive effects; media literacy

引言

短视频、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和内容社区已经成为青年获取新闻、知识、娱乐信息和社会议题的重要渠道。与过去依赖编辑选择、栏目分类和用户主动检索的信息获取方式相比,算法推荐能够根据个人历史行为快速筛选内容,减少寻找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对信息数量庞大、使用场景碎片化的青年而言,这种方式具有明显吸引力。问题在于,推荐系统越了解用户,就越容易持续提供符合既有兴趣和判断的信息。青年在感觉“平台越来越懂自己”的同时,实际接触的信息边界也可能逐渐收缩。林朝霞、韩振华在对高校大学生信息茧房的分析中指出,算法推荐在提供便捷、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信息接触同质化,并对认知、情感和价值判断产生影响^[1]。这一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看得少”,而是与青年如何理解社会、判断事实和认识不同群体密切相关。信息茧房也不能被归结为算法技术本身,因为青年仍然具有信息选择能力,平台商业逻辑、用户行为习惯和网络社交结构也持续参与其中。只有把信息茧房放在算法、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考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认知影响,并寻找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破解方式。

1 算法推荐下青年信息茧房的形成逻辑

青年信息茧房的形成通常不是一次信息选择造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强化的过程。用户第一次点击某类内容时,平台只能获得有限的兴趣信号,但随着观看、搜索、点赞、收

藏、转发等行为增加,系统可以逐渐形成更具体的用户画像。当某类内容获得较长停留时间和较多互动后,相似内容进入推荐页面的概率随之提高。推荐结果又会影响下一轮点击行为,用户行为与算法判断之间由此形成循环。胡金艳等人的研究指出,大学生信息茧房与个体认知偏好、社交网络结构和算法推荐机制之间的共同作用有关^[2]。这说明所谓“茧房”并不是平台单向建造的封闭空间,而更像是用户选择和系统反馈不断配合形成的认知环境。

这一过程首先受到注意力竞争的推动。内容平台需要提高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频率,而与用户已有兴趣高度匹配的内容通常更容易获得点击。在商业逻辑下,平台很难持续向用户推荐大量其完全不感兴趣的信息。刘齐平、卢梭、靳延安对数字内容平台的分析显示,同质化内容的流量回报、内容效用和商业价值会影响信息茧房的形成,而具有较高价值的异质化内容则有助于抑制这种趋势^[3]。这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平台进行了“推荐”,而是评价推荐效果时过度强调点击率、播放完成率和停留时间等短期指标。当用户是否愿意继续观看成为主要标准时,推荐系统自然倾向于不断确认已有兴趣,而不是主动扩展认知边界。

青年自身的信息选择习惯也在强化这一过程。面对数量庞大的网络信息,个体不可能对所有内容进行同等程度的阅读和判断,人们通常更愿意接触熟悉、容易理解并且与自身立场接近的信息。算法只是把这种选择倾向进一步放大。青年如果长期围绕固定兴趣进行搜索、关注固定类型的账号,并且只与观点接近的人进行互动,平台能够获取到的行为数据本身就是单一的。即使推荐机制没有刻意排除其他信息,系统也可能依据这些数据持续作出相似判

断。青年逐渐从“我主动选择某种内容”进入“系统主要向我提供这种内容”的状态，主动偏好最终可能固化为被动的信息边界。

社交关系同样会增强这种封闭性。青年网络交往往常围绕兴趣、身份、审美和生活方式形成相对稳定的圈层。圈层能够带来归属感，也能降低交流成本，但群体成员频繁分享相同类型的信息后，个人会不断获得来自他人的观点确认。此时，算法推荐和社交推荐相互叠加：平台判断用户喜欢某种内容，社交关系又不断强化这种内容的重要性。久而久之，青年可能误把“我经常看到”理解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信息接触频率被错误地转化为社会普遍程度。

信息茧房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持续收窄的信息接触结构。算法负责提高相似内容到达用户的概率，用户负责用行为数据向算法不断确认偏好，社交圈层负责提供情感认同和群体支持，平台的流量逻辑则为整个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当这些因素长期叠加后，青年即使能够自由使用互联网，也可能只是在一个越来越符合自身口味的信息空间内自由移动。

2 信息茧房对青年认知结构的影响

信息茧房最直接的影响是认知材料的减少。人的判断并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在接触事实、观点、经验和他人解释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如果长期接触的内容在立场、主题和表达方式上高度相似，青年进行判断时能够调用的信息就会趋于单一。某个社会问题原本可能涉及经济条件、群体差异、制度环境和个体选择等多个因素，但在短视频或高度个性化推荐环境中，它可能被反复解释为某一个简单原因。长期接受这种信息结构后，青年并不一定感觉自己“缺少信息”，反而可能因为不断得到相同结论而形成较强确定感。

情绪内容的持续重复还会改变认知判断的方式。网络信息传播往往偏好能够快速引起愤怒、焦虑、羡慕或恐惧的内容，这些内容更容易推动评论和转发。当算法依据互动程度继续放大类似信息后，用户对某一问题的认知便可能被特定情绪长期包围。高媛媛关于青年情绪茧

房的研究发现，个性化推荐、圈层社交和情绪感染之间存在明显联系，情绪感染会参与茧房的形成过程^[4]。这说明信息茧房并不只是让人“看到同样的观点”，也可能让人反复处于同一种情绪状态。情绪一旦成为信息筛选标准，青年判断社会问题时就更容易优先接受能够回应自身情绪的解释，而忽视需要更多背景知识和耐心分析的信息。

这种现象在外貌、消费和生活方式内容中尤其明显。任雨萱对“ED妹”相关网络内容的研究表明，极端瘦身、进食障碍等内容在平台传播过程中可能借助算法推荐不断聚集，并通过社会比较和自我客体化等过程加重部分青年女性的身材焦虑^[5]。这一案例反映出信息茧房的认知影响并不局限于公共议题。当一种审美形象被高频呈现时，青年可能逐渐高估它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遍性，并以此重新评价自己。平台展示的是经过算法筛选后的局部样本，但用户看到大量相似内容后，容易把局部样本理解为现实整体。这种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影响自我评价、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

信息茧房还可能增强确认偏误。个体原本就容易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而算法能够更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青年形成某种初步观点后，只要继续点击支持该观点的内容，系统便可能不断提供新的“证据”。反对意见由于互动减少而逐渐退出推荐页面，用户会越来越来少遇到能够挑战自身判断的信息。许嘉怡在讨论青年价值认同时指出，长期封闭的信息接触可能造成认知视域收窄，并增加群体极化风险^[6]。从认知角度看，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青年具有明确立场，而是立场失去了被新信息修正的可能。当不同意见一出现就被视为“错误”“敌对”或者“不值得看”，个人认知便从相对稳定转向僵化。

持续依赖推荐还可能造成思维惰性。搜索信息需要提出问题、比较关键词、判断来源和筛选结果，而推荐模式使用户越来越习惯等待内容主动出现。时间久了，“我想知道什么”可能逐渐被“平台给我看什么”替代。董奕静认为，算法持续强化既有观点、遮蔽异质信息，容易造成认知片面化，并使个体在被动接受过程中形成思维惰性^[7]。这类影响并不意味着青

年失去思考能力，而是主动寻找信息的行为频率下降。当遇到复杂议题时，如果长期缺乏跨来源检索和证据比较的习惯，就更容易依据推荐页面中的有限内容快速得出判断。

不过，信息同质化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产生同样的负面结果。一定程度的个性化推荐能够帮助青年快速进入陌生领域，也能够使专业兴趣、文化爱好和小众知识更容易被发现。胡金艳等人的研究还发现，信息同质度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并非简单的负向关系，而思辨缺失的影响更加值得重视^[2]。这提示我们，信息茧房问题不能被简化成“相同信息越少越好”。当青年在学习某一专业知识时，持续接触相近主题反而可能形成知识积累。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种集中是否排斥外部信息，以及个体是否还保留质疑、比较和离开原有信息空间的能力。

3 青年认知影响由信息窄化走向认知固化的现实表现

信息茧房并不是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封闭结构，其影响会通过青年日常信息使用行为表现出来。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推荐页面逐渐出现明显的主题重复。用户观看几个求职焦虑、消费降级、亲密关系冲突或外貌管理视频后，短时间内可能连续收到大量相似内容。单个内容并不足以改变个人认知，但高频重复会造成“可得性”上的偏差，即越容易被回忆的信息越容易被认为重要、常见甚至具有代表性。现实生活中比例有限的现象，在推荐页面中经过密集呈现后，可能显得无处不在。

另一种表现是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下降。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接触与自己不同的经验和判断，不同意见本身能够提醒个体重新检查自己的推理。信息茧房削弱了这种日常碰撞。当青年长期生活在观点相似的网络圈层中，原本普通的意见差异可能逐渐被理解为价值差异和身份差异。讨论由“这件事应该怎样理解”转向“你属于哪一类人”。一旦观点与身份绑定，改变观点便可能被体验为否定自身群体，因此个人更难接受新的信息。

青年对信息可信度的判断方式也可能受到

影响。信息来源越多元，个体越容易发现不同报道之间的差异，从而产生进一步核实的需要。相反，如果某种说法在同一个信息圈层中被不同账号不断重复，用户容易把重复次数当作可信程度。实际上，这些账号可能引用的是同一来源，也可能只是相互转述。马兰等人的研究显示，信息质量、认知负荷和认知调节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交 APP 用户的感知和持续使用行为^[8]。当信息数量不断增加而判断时间有限时，用户更可能依靠点赞量、评论倾向、账号熟悉程度等简单线索进行判断。信息茧房由此不仅缩小信息范围，还可能改变青年判断信息真假的方式。

认知固化进一步影响青年理解现实社会的能力。网络平台具有高度可见性，但平台内容并不能等同于完整社会现实。热门议题、极端案例和情绪化表达通常更容易获得传播，而大量普通、复杂和缺乏戏剧性的现实经验并不会形成同等规模的流量。如果青年主要依据推荐内容理解就业、婚恋、教育、阶层流动和代际关系，就可能放大冲突性案例，低估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信息茧房越稳定，个人越容易用少量网络经验解释复杂社会现象。

这一影响还表现为“认知上的熟悉感”替代真正理解。青年反复看到某些概念、网络用语和结论后，可能产生已经掌握相关问题的感觉，但真正面对不同案例时，却未必能够解释其中差异。例如，一些社会议题在网络传播中被高度标签化，不同现象被迅速归入同一个解释框架。标签能够降低理解成本，却也容易遮蔽具体条件。当青年习惯用固定标签解释新事件时，信息茧房已经从外部信息环境进入内部认知方式：即使离开原有平台，个人仍可能主动选择符合既有框架的信息。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认知固化不是不可逆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处于学习、工作、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之中，线下经验能够不断对网络认知进行修正。问题在于，如果网络信息消费占据大量时间，而跨圈层交往、深度阅读和现实接触持续减少，修正机制就会变弱。破解信息茧房的重点也就不能只放在“减少推荐”，而应重新建立让青年接触差异、验证信息和修正判断的机会。

4 青年信息茧房难以自行突破的深层原因

青年并非不知道算法推荐可能存在局限，但意识到问题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摆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效率与认知开放之间存在现实张力。青年每天面对的信息数量极大，如果完全依靠主动搜索，时间成本和判断成本都会明显增加。推荐算法能够快速提供符合兴趣的信息，正是因为它解决了信息过载问题。要求用户彻底拒绝推荐机制，既不现实，也可能降低信息获取效率。信息茧房治理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必须在便利和多样性之间寻找平衡。

平台商业机制也使这种平衡不容易形成。用户停留时间、互动次数和内容消费量直接关系到平台流量价值。相比陌生、复杂甚至可能让用户感到不适的信息，符合既有兴趣的内容更容易产生稳定反馈。即使平台知道过度个性化可能导致信息范围收窄，从短期经营角度看，主动向用户增加大量异质内容仍可能降低点击和停留。因此，仅依赖平台主动降低推荐精准度，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破茧”效果。

用户的心理舒适同样构成重要阻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能够降低认知冲突，也更容易带来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感受。相反，接触不同观点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已有判断，有时还会产生不适和焦虑。在网络讨论越来越身份化、情绪化的环境中，一些青年并不是没有机会看到不同观点，而是会主动屏蔽、拉黑或者迅速划走。算法只是记录这些行为，并在下一轮推荐中进一步减少类似内容。于是，技术过滤与心理过滤形成叠加。

不同信息之间的质量差异也使“增加异质信息”并不等于真正扩大认知。低质量的对立观点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如果平台为了追求所谓信息多元，机械地把完全相反的极端内容推给用户，可能增加争吵和情绪对立，而不是促进理解。破解信息茧房不能只追求观点数量，而需要提高异质信息的质量，使青年能够接触有证据、有解释、有背景的不同观点。

公共信息供给不足也会加剧这一困境。当

优质知识、新闻解释和公共议题内容在传播方式上缺乏吸引力时，娱乐化、情绪化内容更容易占据推荐空间。李铮提出，智能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需要从内容、技术和传播场景等方面改善公共信息供给方式^[9]。这一思路的意义在于，“破茧”不能只要求青年主动克制，也需要让高质量公共信息更容易进入青年日常使用的平台和内容场景。只有当多元信息本身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接近性，青年才更可能真正接触而不是迅速跳过。

5 算法推荐环境下青年信息茧房的破解路径

破解信息茧房的基础是调整推荐系统的目标，而不是简单降低推荐精度。平台可以在保留兴趣推荐的同时，提高异质信息和公共信息的适当比例，使推荐页面既包含用户熟悉的内容，也保留一定程度的“意外发现”。这种异质信息不能只是随机插入，而应与用户当前兴趣具有一定关联。例如，经常观看某一社会议题内容的用户，可以被推荐不同立场下的解释、背景知识和事实核查，而不是突然收到完全无关的信息。刘齐平等人的研究已经说明，高价值异质内容能够对信息茧房形成抑制作用^[3]。平台评价推荐效果时，也不应只观察点击和停留时间，可以增加信息来源多样性、主题跨度等指标，避免系统为了短期互动率不断压缩用户视野。

算法控制权也需要向用户适当开放。当前很多用户能够选择“不感兴趣”，却很难知道为什么某类内容被频繁推荐，也缺少主动调节推荐结构的功能。平台可以提供更清晰的兴趣标签管理、推荐原因说明和个性化程度调整工具，使青年能够查看并修改系统形成的兴趣画像。真正有效的算法透明并不是公开复杂代码，而是让普通用户理解自己的哪些行为影响了推荐结果，以及怎样改变这种结果。当青年能够主动选择“减少此类内容”“增加不同观点”或“重置部分兴趣标签”时，个人就不再只是算法反馈链条中的被动对象。

青年自身的信息素养建设仍然是破解信息茧房不可替代的一环，但其重点不应停留在一

般性的“提高辨别能力”，而应落实到具体的信息行为。面对涉及公共议题、健康、就业和消费的重要信息，可以形成基本的交叉验证习惯：不只看单个平台，不只依据短视频结论，不把热门评论当作社会整体意见，在形成明确判断前主动寻找原始材料和不同来源。信息茧房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个人具有偏好，而是个人失去离开偏好的能力。青年可以保留自己喜欢的内容，同时有意识地关注少量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账号，使日常信息结构保持一定开放性。

深度阅读和公共阅读同样能够发挥作用。郭煜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研究指出，阅读资源和持续性阅读引导能够为大学生拓展信息来源、改善信息素养提供支持^[10]。与算法推荐中的碎片化内容相比，书籍、长篇报道和系统性知识材料能够提供更完整的背景，使青年不至于只依据零散案例理解复杂问题。图书馆、学校公共课程和青年文化空间可以将“破茧”融入阅读活动和议题讨论，通过主题书单、跨学科阅读、公共讨论等方式增加青年接触陌生知识的机会。

线下交往是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破解渠道。信息茧房之所以容易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线上关系可以高度筛选，用户可以长期只与相似者保持互动，而现实生活中的学习、工作和公共活动往往需要面对不同年龄、职业和生活背景的人。刘庆国基于线上线下耦合网络的分析发现，破除群体之间的信息茧房需要持续互动，线上与线下协同能够发挥积极作用^[11]。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和跨专业交流，可以接触与推荐页面不同的真实经验。当网络中形成的固定印象与现实接触发生冲突时，个人才有机会重新审视原有判断。

扩大交往范围并不意味着追求所有人的观点一致。蒋栋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结构、个体之间的连接范围与群体观点演化存在联系，扩大交往范围能够改变封闭的信息互动状态^[12]。从这一角度看，破解信息茧房的目标并不是消除差异，而是避免差异群体之间完全失去信息交换。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应当允许青年保持不同兴趣和价值判断，同时能够看到其

他群体为什么形成不同结论。认知开放并不要求放弃立场，而是保留理解和修正立场的可能性。

公共内容生产也需要适应算法环境。传统的公共信息如果仍然依靠单一发布方式，很难自然进入青年的推荐页面。主流媒体、教育机构和公共文化机构需要理解平台传播逻辑，在保证内容准确性的基础上改善表达形式，使专业内容能够进入短视频、社区话题和互动场景。与此同时，应避免为了争夺流量而完全模仿情绪化内容，否则公共信息虽然获得了传播，却可能进一步强化标签化认知。公共内容真正承担的“破茧”功能，应当是补充背景、解释复杂性和连接不同经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又给信息茧房带来了新的变化。过去用户主要在平台推荐中被动接触相似内容，如今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对话时，系统也可能根据前文语境不断提供与用户预设相一致的回答。上超望等人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的信息茧房可能经历认知同化、生成固化和行为强化等过程，并强调通过技术优化、画像调整和内容供给等方式打破反馈闭环^[13]。这意味着青年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信息时，也需要主动要求不同角度、反方证据和不确定性说明，避免把持续对话变成对自身观点的不断确认。

青年信息茧房最终需要通过平台、个人和社会环境共同破解。平台需要改变只以即时互动为中心的推荐逻辑，为多元信息保留进入空间；青年需要恢复主动搜索、交叉验证和跨圈交流的习惯；学校、媒体、图书馆以及其他公共文化主体则需要提供能够真正进入青年日常生活的高质量信息。算法推荐不会退出数字生活，个性化信息服务也没有必要被完全否定。需要改变的是信息效率不断提高而认知空间持续缩小的趋势，使青年既能够享受算法带来的便利，又能够保持接触陌生经验、理解不同观点和重新修正自身判断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林朝霞, 韩振华. 高校大学生信息茧房生成机理与破解策略探析——基于算法推荐机制[J]. 今传媒, 2026, 34(8): 35-40.
- [2] 胡金艳, 张君, 祝兑艳, 尹晓燕. 破茧成蝶: 人机共生时代大学生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及突围之策[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6, 32(7): 61-73.
- [3] 刘齐平, 卢梭, 靳延安. 数字内容平台的用户信息茧房生成机制与治理分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23(8): 115-123.
- [4] 高媛媛. 青年群体情绪茧房形成影响因素研究[D]. 扬州大学, 2025.
- [5] 任雨萱. “ED 妹”信息茧房对青年女性身材焦虑的影响研究[D]. 湖南理工大学, 2026.
- [6] 许嘉怡. “信息茧房”对青年价值认同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 重庆交通大学, 2026.
- [7] 董奕静. “信息茧房”效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知情意行维度的影响及优化策略研究[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6.
- [8] 马兰, 甄晓晴, 姜森皓铭, 鞠伟. “信息茧房”对社交 APP 用户的持续使用交互研究[J]. 包装工程, 2026, 47(14): 269-285.
- [9] 李琰. AI 时代主流媒体破解“信息茧房”的思考与实践建议[J]. 传播与版权, 2026, (14): 87-90.
- [10] 郭煜. “破茧”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D]. 上海师范大学, 2026.
- [11] 刘庆国. 基于多因素影响下的耦合网络信息茧房破解方法研究[D]. 扬州大学, 2025.
- [12] 蒋栋.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迁移机制的观点动力学研究[D]. 北京邮电大学, 2025.
- [13] 上超望, 赵玉林, 郑玉敏, 蒙江. GenAI 时代的教育信息茧房效应: 产生过程、作用机理与破解路径[J]. 现代教育技术, 2026, 36(8): 5-14.

版权声明

© 2026 作者版权所有。本文依据“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以开放获取方式发布。该许可允许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复制、传播与改编文章(含商业用途), 惟须明确署名原作者及出处, 并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协议详见: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声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陈述、观点及资料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个人立场, 与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编辑人员无关。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编辑人员对因内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说明或产品所导致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概不负责。